





王守溪曰此  
與明堂論  
進御之六雖  
極辨而和雅  
明快得進諫  
體聞者自然  
心解

歐陽文忠公文鈔卷七

爲君難論下

聽言之難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  
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  
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  
而易悅。直言逆耳而獨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  
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

深入說裡發明



馮昌區曰開  
說處人苦緒  
多則冗而不  
徑公却嫌委  
引束志最明  
淨無沾滯

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

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



馮異區云  
結斷慶人苦  
氣驟而意飛  
不盡公却從  
容點化不着  
意把持令人

自省

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  
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  
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  
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  
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  
矣。覆前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  
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又一步予又以謂秦趙二  
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

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  
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  
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  
又有說焉。予畧攷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  
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  
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  
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  
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



愚意使神宗  
而聞此言必  
不以刑公一  
人而拒在朝  
諸君子

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  
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  
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  
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  
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引傳記原文以為議論而於中畧點綴

數言自是一體。○若史遷之傳伯夷却

又通篇以議論為叙事正與此互相發明

### 春秋論下

洗發辨析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為人也不容。其  
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  
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  
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  
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  
實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

王守溪曰趙  
盾事公直以  
經所書為準  
然於全前不編



泄極貶諸說  
之誤方以一  
句透出更不  
必多詞

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  
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  
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  
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  
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讐。而  
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  
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  
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

馮具區云評  
駁無刺意專  
取痛快嬉於  
句字少裁練  
耳

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  
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  
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  
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  
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  
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辯明。必先  
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  
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



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

王守溪云  
此下論許世  
子然暮以今  
有一人焉接  
去此是古法  
亦由作机熟  
故前後自為  
合拍

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歿。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



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噫。

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畧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



有此一証  
折辨得倒

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朋黨論

破千古人君之疑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犬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

王守澤云利

次文 卷九



盡則交疎乃  
齊景公問晏  
子該用柔極  
的確

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讎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

透骨之証

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



翻上通前力  
為洗發

錯落可誦

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

類劉向諫昌  
陵疏

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與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忠言儻論



下兩九字最精神

縱囚論

曲盡人情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縱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



王守溪之此  
教句說出太  
宗骨髓來

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  
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  
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  
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  
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  
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  
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

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  
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  
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  
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  
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  
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  
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  
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



前不說堯舜  
三王留在後  
結辭盡而意  
無窮

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  
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  
以干譽。

文章行徐婉曲說盡事理曲盡人情  
惟歐公得之

史論

歐陽公於叙事處往往得太史遷髓而  
其所為新唐書及五代史短論亦並有  
太史公風度故撮錄之

唐書兵志論

唐兵三變處如掌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亾治亂未始不以德  
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



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

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亾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亾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騎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



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

守溪云簡淨似不盡奇變耳

唐書禮樂志論

古禮之止久矣歐陽公於此亦無限

悲慨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歡欣交接



守溪云文序  
禮樂者本不  
易精采此志  
注意與革之  
間故斐壘可  
誦

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間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亾。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

一切用秦舊。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卽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



守溪又云秦漢而後制度苛簡唐禮樂之不及古懸

矣此敘原委沿革詳而有體更入風雅雖煩蕪不盡刪庶幾點綴成金矣

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其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

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為一百三十



具區云大類  
太史半姿有  
逸逸之氣

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  
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旣施行。議者皆以爲非。上  
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  
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  
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  
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  
子司業韋縉爲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  
舍人王崑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

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  
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  
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  
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  
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  
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  
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  
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



守溪云  
斷處簡切不  
迂

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  
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  
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  
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  
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  
來三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  
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開  
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

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荆川云氣韻平度的是太史公

逸筆



唐書食貨志論

古者及亦跌宕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



守溪曰筆調  
自佳言興利  
之弊已得大  
較然令人益  
思平準書

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

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



國文  
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亾焉。

唐書藝文志論

序事中帶感慨。悲吊以發議論。其

機軸本史遷來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王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



具區云次序  
犁然且有斟  
酌

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  
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提綱  
方修明聖經。以紬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  
乎周衰。旁及百家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  
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  
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  
也。夫王迹熄而詩亾。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  
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不出。不可窮

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  
為六藝九種七畧。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  
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  
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  
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  
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  
作者眾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  
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

又云風藻道  
逸足令人致  
慨



揚之中沒致  
抑之之意

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 五代史一行傳論

此一隊議論史漢以來所不到者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



具區曰傳至  
一行其情益  
可悲矣歐公  
情深慕古而  
不沒人之行  
誼故憐於  
此是伯夷  
傳中餘意

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

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媿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



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五代史宦者傳論

通篇如飲水銀於地而百孔千竅無所不入其機關而其情豈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

馮具區云只此數句曲中官者禍根



白、字、漢  
唐之末、供、物  
藁、非、歐、陽、公  
不、能、見、得、誰  
歐、陽、公、不、能  
摹、寫、得

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

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亾國。其次亾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摔。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



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五代史伶官傳論

莊宗雄心處與歐陽公之交可上下

千古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

王守溪曰歐  
公史斷此最  
為神品悲慨  
淋漓是泣鬼  
神



具區曰高論  
緝之以深情  
故自警策千  
古

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  
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  
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  
梁○君○臣○之○晉○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  
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  
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  
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  
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共○

又云複轉更  
有精采其尾  
棹

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  
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  
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成○國○滅○為○天○下○笑○夫○禍○  
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  
也○哉○

讀伶官傳識盛衰興亡之理末句豈  
獨伶人也哉含畜有餘不盡之思今



人疎然

讀李翱文

其結胎全在感當時事上歸重於憤世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爲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



守溪云唐人  
以韓李鴈行  
故引韓為波  
瀾見李之識  
自高一籌耳

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  
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迺翺一時人有  
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  
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  
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  
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  
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  
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

具區曰楚辭  
云齊冥兮  
羗晝晦東風  
飄兮神靈雨  
此文似之

皆易其歎老嗟悲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之  
天下，豈有亂與亾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  
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  
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  
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  
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  
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  
也夫。



李性學云歐陽公學退之諸文皆  
以退之為祖加以恣態惟讀李翱文  
所謂青出於藍者也



